

监利田垄菜花黄

□ 安 频

小 引

我生于监利、长于监利，喜爱这里的风物、熟悉这里的人情。至于那些地里的稗草、油菜花、紫云英，更是深知其中的韵味。此外，我印象较深的记忆大多与那些老物件有关。像什么老式黑白电视机等等，寄托了我昔日的情怀与感触。古人云：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时刻保持对生活的一份热情，时刻记住自己的来时路，方才是一个真正热爱监利的人。

01

虽常住武汉，却厌倦了喧嚣的氛围，渴望回归到大自然，特别喜欢监利的草木花鸟，每到田间地头总有发现与惊喜。

这次亦不例外，与好友一起来到了田野。下车前，通过车窗看见外面一闪而过的一株株茁壮挺拔的油菜花，连忙拉下窗，嗅到了微微的清香。它是普通最常见的花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它又名芸苔、寒菜、胡菜、苔菜、苔芥、青菜、红油菜等，其性“寒热，有主治风游丹肿、乳痈”的功效。它的小花密密麻麻，成片成片的，从高空俯瞰，好像上帝的一块块画板。

像这样的景色，在江汉平原随处可见。肥沃的土地，滋养着万物。

站在高坡上，盯着被风摇荡，此起彼伏的花海，仿佛看见“黄色燃料”在流淌，它的黄与田埂上的绿“泾渭分明”，相辅相成。走下去，蹲在一株油菜前，只见花朵细小、密集，一簇一簇的紧凑枝头，一只只嘤嘤嗡嗡的小蜜蜂飞过来飞过去，吸着花蕊，享受着春天的“甜蜜”。站在长江之岸，看见水面有游轮驶过，

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对岸也长着一片片的油菜花，灿烂夺目。或许他们也正在赏鉴这大自然的景观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阳光越来越亮眼，一片片盛开的油菜花亮晶晶、黄灿灿，是乡间随处可见的朴素风景。

02

天空的蓝色纯粹而澄澈，油菜花的黄色明丽而纯净，倒映在附近的水面，配上竹林边的黛瓦白墙，错落有致，宛如吴冠中的水墨画。置身其中，又好似童话世界，一切美到了极致。缓缓地走在田埂上，重温记忆深处的难忘岁月。风儿带来夹杂了泥土味的清香，如轻纱般笼罩着我。

有的油菜花长在小树下，星星点点。有的与豌豆苗杂然交错，红黄相间，十分好看。有的在高坡，有的在沟边，有的面积大，有的面积小，有的长在屋前屋后，看起来凌乱，却是统一的色调、统一的味道。周围景色皆是浑然天成，清新自然。我愿意整天沉浸在这天然的美景中了。省内的旅游团拉着一车人爱往名胜古迹跑，其实本地的油菜花不比江

西婺源油菜花的要差。也可以组织北方的游客来看看。最质朴的，反而是最丰腴的。

有些花瓣枯萎了，窸窸窣窣地落下来。顽皮的风儿又会推起众多的花瓣飞呀飞、飘飘呀飘，花瓣追呀追、转呀转，好似一场纷纷扬扬的“黄色雪花”，把浪漫、唯美表演到极致。

我阅尽人间春色，内心却独爱这一片油菜花。

03

所有细小的花瓣枯萎、掉落，埋在地里化为泥土。只有到了来年，人们才能再睹它的风采。随后，油菜杆上出现了密集的如针般细长的绿芽，十几天后，绿芽会长成饱满的灰白豆荚，里面的油菜籽不断地接受着从根部传送上来的养料。

“黄萼裳裳绿叶稠，千村欣卜榨新油。爱他生计资民用，不是闲田野草流”，这是古人对油菜花的充分肯定。诚然，油菜花不像牡丹、芍药那样天生“带着贵族气”，然而它不是“杂草闲花”，从田野到餐桌，它的美丽、它的滋味，深得老百姓的喜欢。

每年四、五月的时候，油菜籽成熟了。乡

邻们找一个晴天，用镰刀将一米多高的油菜一棵一棵割倒，平放在地头晒干。晒上三、五天后，把一捆捆的油菜籽抱到塑料尼龙布上，举着连枷不停地摔打，即可将里面乌黑油亮的菜籽打下来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住在东荆河边的舅爷的田多，他还“见缝插针”地在田地头角种一些油菜。种的油菜多，收获的菜籽也多。我多次见到他站在菜籽堆前，用一只簸箕抄起油菜籽，迎着风缓缓倾斜而下，轻微的荚皮随风飞扬到尼龙布外，而菜籽粒落在了尼龙布上。所有的菜籽被扬干净后，我帮助舅爷把一堆堆的油菜籽装入麻袋，装上车抬回家。之后，他卖掉大部分，留着小部分榨油自己吃。最后把油菜杆烧掉，烧过后的黑灰还可以肥田。他背着半袋这样的油菜籽，去榨坊榨油。再把菜籽油拿回家交给舅妈，舅妈倒一点在铁锅里炒菜，炒出的菜绝对美味可口。

日暮平原风过处，菜花香杂豆花香。小小的油菜花朴素地绽开、开放、结籽，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它这一年的使命。可喜的是很多人欣赏它们，认同了它们的奉献。

挖塘泥

□ 曾繁华

农历早春二月，艳阳灿烂。村前的池塘里微波粼粼，四周杨柳依依，鸟儿在空中穿梭，老农在池塘上忙碌。

要整田了，要挖塘泥咯！那可是一首春耕生产的“开幕曲”！那一个个壮年“老农”把船撑到池塘中央，错落有致地摆开阵势，挥动粗壮有力的大手，扳动橈泥的木杠，你扳过来，我扳过去。闹翻了一塘春水！这是“单干”刚开始时墩台前池塘里挖塘泥的一幕。

挖塘泥，确实是卖力的活。力气单薄的人吃不消。我的印象中常呈现老叔父的身影：他膀大腰圆，方脸形，粗壮的大手上凸现

青筋，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。只见他撑着“丈二五”的木筏子，紧握碗口粗带篾篓的长木杠，伴着船舷两侧绑好的“草护垫”，用力插往船下的塘泥里，双手一扳，一拖一倒，一篓塘泥就卸在了船的中舱里。就这么一篓一篓地挖着，船舱里的塘泥慢慢升高，船舷吃水了，船慢慢地往秧田边撑去。

要打塘泥了！找一个平坦的地方，让船靠拢秧田边沿。老叔手握铁锹，撮一锹就往田里甩，铁锹上扬，塘泥飞溅。他轮换着“左势”和“右势”，一锹一锹地往秧田打塘泥。“嘿，好肥料！”他脸上洋溢着喜悦。

挑重的活儿，人容易饿。吃午饭前，家人

把早已烧好的夹着红糖的糍粑送到老叔手中，只见他吃得那样香甜，那样有味。吃完糍粑，还得再挖几下，或是还用几锹。忙完一阵，撑船靠坡，他要回家吃午饭了。

几天后，秧田里渐渐地隆起一堆呈“乌龟背”状的塘泥。看来这一块“秧脚”的底肥差不多了，这是上等肥料哟！拿钱也买不到的。

天气晴好，地温上升。要播早稻秧了！老叔开始平整“秧脚”。他把堆积的塘泥用杪推向田间，秧田里均匀地铺上了一层塘泥。

后来我发现那打了塘泥的秧田，秧苗长得就像韭菜一样，梗儿壮，油光亮！

春风伴游岳麓山

□ 彭桂生

游览车返回山下，整个登山活动确实让我们累得够呛，但累并快乐着！

岳麓山是一座千古名山、文化大山，是时至今日仍可触可摸、可感可知的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基地。

这里有千年来儒、佛、道教相互交融的沉淀和历史的传承；这里空气清新，山青水秀，吞碧吐绿，湖光山色，风景如画，是城市中难得的天然氧吧；也是人们休憩、养生、健体、强身、求学、益智的好去处。

毛主席一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“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，不仅精辟地描绘了岳麓山的枫林，同时也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。

坐落在清枫峡内的爱晚亭，它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，以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

于二月花”的诗句而闻名于世。匾额上三个遒劲有力的三个大字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书写的，更增添了神奇绝妙的魅力。

文和里长沙美食城名符其实，来到这里，真是个五光十色、灯红酒绿、天下食客和好吃佬光顾的缤纷世界。

各种海鲜美食，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，目不暇接。大到数斤重的大龙虾，小至炸蚕蛹和蜈蚣。煎油炸拿手，色香味俱全，烟火气十足，让人垂涎欲滴，欲罢不能。

这里是人头攒动，川流不息，座无虚席，一时半刻，连座位都难抢到。

长沙文和里记忆文化体验旅游区，遥望岳麓山，毗邻橘子洲。内部设计别出心裁，完整还原了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市井生活，再现了人文景点20余个、老长沙近代民居200

间。类型丰富，特色突出，衣食住行，京广杂货，一应俱全。

来到这里可以亲身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商业文化氛围，承载着长沙味道，长沙腔调和人情味，也是无数步履匆匆的人想要的慢时光和年轻人打卡地。

时至晚上八点多，我们才依依不舍的离开繁华热闹的长沙不夜城。驾车经过三个多小时，平安返回监利容城家中，才顺利结束了一天愉快的旅游行程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眼睛一眨，我和老伴已经年近古稀，相濡以沫，携手并肩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，经历了多少风雨坎坷，酸甜苦辣，喜怒哀乐，终于迎来了苦尽甘来，含饴弄孙，子孝媳贤，孙子女双全，健康和谐的幸福晚年！

家乡的高墩坑

□ 杨朝贵

此后，干爹爹有时拿一把镰刀、背一个背篓去豌豆或大豆田割一篓青草，抛撒在高墩坑清澈的水面，引来草鱼在水面争食青草，草鱼吃草时有个明显的特点，吃草总是先从草的两端下口，拖着草钻进水底，水里不时地会听到草鱼吃草“呃呃”的声音和冒起的气泡，有时也会有些鱼争抢青草而跳出水面，引来过往干活或坑边玩耍的小伙伴驻足观看。干爹爹有时也会挑一担撮箕去堤边捡拾一些牛粪放在坑边堆着，待它发酵好后，喂食其它鱼种。

进了夏天，到了高墩坑鱼儿最活跃，也是鱼儿进食最猛的时候，干爹爹还会早晚挑一担粪箕去队里的公共厕所，挑来几桶大粪抛洒在鱼塘的水面，引来鱼塘大小鱼儿跳出水面争相抢食的壮观场面。而每到此时，干妈便会喊我们这些队里的小伙伴前来观赏，当我们正在观赏的兴头上时，会毫不犹豫地接过干爹爹手中的粪箕，挑的挑，泼的泼地干了起来，直到把此次喂鱼的事干完，也不会再让干爹爹费任何事儿。

一会儿喂鱼的事儿干完了，高墩坑里又恢复了平静。干爹爹笑眯眯对我们说：“伢们，今天好玩不？”我说：“好玩！”“好玩，就下次再来。”说完干爹爹会双手一指，“伢们，今天不早了，都回家去吧，免得你们家大人找你们！”听干爹爹这么一说，我们也就高高兴兴回家去了。当然，有时我们几个小伙伴也会等到干爹爹、干妈走后，偷偷地下水到鱼游上一下，有时还会趁干爹爹不备时摸上几条小鱼，然后高高兴兴地带回家，悄悄打上一餐牙祭。因而，整个夏天，帮干爹爹喂鱼成了我和小伙伴们最愿意干的活儿，去高墩坑玩耍成了整个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最愿意去的地方。

01

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我长期以来喜欢收藏老物件，譬如各式各样的酒瓶、不值钱的坛子罐子、很普通的石膏像等等。最近，清理杂物间的时候，又发现了旧录音机、黑白电视机等一大堆老物件。其中，黑白电视机曾陪我度过了十几年的时间，舍不得丢，留下来作为时代的见证，偶尔自己看看，亦是一种乐趣。

这台黑白电视机，忽而勾起了我昔日的农村记忆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国家已生产出了黑白电视机。那玩艺不用插电可用，能看样板戏、时事新闻，只要扭扭开关，打开频道，有很多电视台可以选择，谁家要是有一个黑白电视机，才叫过瘾呢！但是，那个年代的每个农村家庭几乎与黑白电视机无缘，因为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，哪里有钱去买电视机呢？

02

我们村出现首台黑白电视是在1982年。当时的村支书买了一台12寸熊猫牌黑白电视机，据说是公社里推广的第一批电视，购买后凭收据将有奖励补助。也就是说，原价200多元的黑白电视，实际上只需要花一半的钱。电视的形状是深灰外壳、正方形屏幕，式样朴素大方。第一次放播的消息传出后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挤满了村支书的院子。书记叫人帮忙把电视搬到了禾场，放到了一张木桌上。有的端了凳子坐着，有的就站着看电视。人们像看西洋镜一样，兴趣盎然，饱了眼福，长了见识。很多小伙子都说：“这个好，有了钱一定买上一个。”

这台电视机让人们过足了瘾的时候是1983年。这一年，香港拍摄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《霍元甲》在大陆各电视台播放，让亿万中国人趋之若鶩，当然很多农村人也成了“霍元甲的忠实粉丝”。从此，书记家的私人电视机变成了公用品，每到晚上，村子里的一些人们带上板凳去书记家看《霍元甲》。书记和妻子笑脸相迎，烧好茶水，招呼大家看电视。时间长了，书记家的电费交的多，老两口却没有一句埋怨话。紧接着，电视连续剧《陈真》又上映了，村里的一部分人们还是前往观看。一年后，有几个万元户，拿出手里的钱也买了黑白电视机，有人还买了14寸的，这才缓解了需求。

03

结婚的男女希望拥有的物件叫三转一响，其中就有一台电视机。譬如那一年大东结婚，买了三转一响。小孩子们看见了电视，叫着喊着、蹦着跳着要看节目。大东笑嘻嘻地插电接信号，大家一看：画面清晰，声音婉转，质量很好。有了新电视，笑容几乎每天挂在他的脸上，附近的几个小孩子也回来蹭电视看看。那时候电视后有几根线连到外面，外面竖起一根竹竿，线牵到竿顶，顶上挂着一个四角铝架。一旦电视上出现满屏的雪花点，必须一个人看电视，一个人出去扭动竹竿。杆顶的四角铝架跟着竹竿的扭动而转动，此时电视机的屏幕闪啊闪，忽然好了，电视剧画面出现了。屋内的人兴奋得很，一巴掌掌叫：“好了好了！”

几年后，我回到村里走亲访友，看见几乎家家都买上了电视机。随着高科技迅猛发展，样式新颖、功能齐全的路网电视、网络电视走进了每家每户。我的一个朋友说：“电视普及了，我却相反，看少了。现在手机里的部分功能已经渐渐替代了电视。而且随时随地可以看电影、电视剧、短视频。而电视要扫码付费，或者加大更换诸多功能，令人生厌。”我觉得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，任何人只能顺应、无法阻挡的潮流。

旧物更迭心意长，镌刻印记永难忘。不过，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讲，对老一辈的人来说，黑白电视机，是时代的一个标记，反映了一代人的生活风貌，也是印在我心里永远不可消除的痕迹。

慕、还是妒忌中，捡起一条条较大的“漏网”之鱼。当然有时这也是要付出点代价的，我记得有年村里最会捉鱼的小伙伴进宝，他见坑底较深处的地方，好像是还有条大点的草鱼，于是他脱掉脚上的套鞋，光着脚去捞鱼，他一脚下去了，脚底的淤泥实在是太深，结果一下子全身陷进了齐腰深的淤泥，身上的衣服瞬间全是泥巴带水地湿了。进宝此次捡鱼，鱼是比我们多捡了几条，但回家的当晚就感冒了，吃药打针花费钱不说，连春节期间都嗡嗡着鼻子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和小伙伴的笑料。直到后来我们都长大了，只要见面或碰到一起，也会常谈起高墩坑和高墩里的那些趣事。

而今，苍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高墩坑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场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灾中，被洪水冲刷的泥沙淤积成了一个杂草丛生的浅浅的坑畦，就连高墩坑四周高大粗壮枫树、开满淡紫色花伞状的楝树、生命力极强的构树等熟悉的杂草树木，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只要我回到家乡，就会不由自主地穿过老屋门前那片早已废弃的菜园，来到已经面目全非的高墩坑前，当我站在那里，就看见队长炎炎该哥、干爹爹、干妈和那些儿时的伙伴在高墩坑边喂鱼、玩耍和声音、捡鱼的热闹情形，听见他们嘲笑和戏闹的声音，而我也从来就不曾离开过高墩坑一样，还是那个天真无忧的少年！

（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其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作品发表于《雨露风》《精短小说》《参花》《速读》《今古传奇》《新浪潮老朋友》《荆州日报》《鄂州周刊》等报刊杂志。）